

有我無敵

張志民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有 我 無 敵

著 者	張 志 民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(上海雷港路一一七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

書號(691)[I II 107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84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3/4
1954年 9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-40100 冊
定價 4,50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入七個短篇。

《有我無敵》與《杜大壯和劉喜子》是寫解放戰爭中的故事。《你好好想一想》是反映在和平環境中，某些幹部思想上的變化以及針對這種思想進行的鬥爭。《榮譽港上的火焰》是表現中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運動的熱烈情形。《在逢春旅館》是描寫「三反」運動前，奸商卑鄙的「進攻」行為與我革命幹部的高貴品質。

《婚事》和《寡婦》兩篇，是反映農村婚姻問題的作品。

目次

有我無敵.....	一
杜大壯和劉喜子.....	三〇
你好好想一想.....	五一
榮譽港上的火焰.....	五
在逢春旅館.....	九一
婚事.....	一〇六
寡婦.....	二八
後記.....	一四四

有我無敵

一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天，豫北平原上，颳起了一場大黃風。風勢那個邪勁，恨不能連老槐樹都掀起來，把豫北大平原，颳了個天昏地暗。

正瘋狂向解放區進攻的蔣匪軍，就像幾年前日本鬼子向抗日根據地『掃蕩』一樣，到處點起大火，到處響着槍砲。

三架美式蔣機，在林西莊的上空，擦着樹梢，轉了幾個圈子，接着，就投下了一串炸彈。正在村外放哨的解放軍戰士小嶺兒，看見一顆炸彈落在村頭上，那寫着『慶祝抗戰勝利』六個大紅字的影壁牆，在這一聲轟響中，炸得紛飛了。

再向遠處一望，冲天高的大火苗子，從那黃風颳起的烟塵裏，從鄰村的房脊上，一閃一閃的，往上竄着。老百姓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羣一夥的，揹着孩子，扛着鋪蓋，遍地亂跑着。

小嶺兒眼裏可實在見不得這個，一看到這，不由得就想起他爹那會給地主徐長富家扛活，累下大病，徐長富把他爹抬到碾棚裏，活活的給餓死了。他跟他娘找了去，抱着他爹哭了一場，心裏這口悶氣出不來，他一狠心，要拿刀把那老地主宰了，可是他沒出門，就讓他娘一把手給攔住啦！

他娘不是那沒血性的人，她是怕連累着兒子。她說：『嶺兒，這會咱惹不起人家，刀把兒在人家手裏攥着哩！你娘不指望別的，就指望你長大成人，記住你爹是噫死的……』

一個十五六的孩子，他哪能像他娘想到的那麼多。他娘拉着他不讓動，他要罵，可是他剛一出聲，就又讓他娘把嘴給捂住，連拉帶扯，把他拉回他家那間破草棚子裏，把門子鎖上，這才又回去料理他爹。

就是這樣，也沒逃出他娘想到的那連累。徐長富想到他家還有個嶺兒，這是條禍根，當天晚上就差人去攆他們搬家，小嶺兒跳起來罵着：『你們害死我爹……你這畜牲……徐長富！』狗腿子說：『小崽子你別撒野，不搬，我們就燒房啦！』說着，抱來柴火就把洋火劃着啦！

嶺兒回想起那天夜裏，他娘領着他逃到村邊上，回頭一瞧，他們那小草棚子，大火苗子，一竄多高，這個悲慘的印象，就像是烙在了他那小心靈上。哪會兒閉上眼睛，都能看見。他

參軍那會，文書給他填表，問他：『什麼成份？』他說：『我爹讓地主害死。我跟我娘讓地主燒了房子趕出來，你說算個什麼成份吧？』

特別是打上次他由家回來，不知咋的，心思更重啦。要按說，看到他娘，解放以後生活得怪好的，徐長富也打倒了，應該是心裏鬆快些呀！但是不然，他總是愛自個琢磨什麼，特別是開討論會的時候，聽到他們班小劉子發言：『和平解決』，就是蔣介石跟咱簽立協定……』更覺着煩得慌。

小嶺兒不是個愛說善道的人，特別是對小劉子，他更不願意跟他頂嘴。他想：小劉子剛參軍不多日子，比他還小兩歲，這小子心靈、記性好，人家講啥他都能記住、能說，就是經事少，心眼太單純，要不，爲啥叫『新戰士』呢？

嶺兒是心裏有數，別看他不愛說啥，他想，什麼『和平』啊！蔣介石是我們的對頭，他有一分力量，也不願意放手啊！他想到，他家就在解放區邊上，他回去那麼幾天，黑夜白天的聽到國民黨打槍，准了他十天假，他七天頭上就要回來，他娘也不是不想讓兒子多住幾天，可是這老太太，過了多少年的血淚日子，她沒忘啥領着兒子打人家刀刀底下爬出來，她知道疼兒子不該是這麼個疼法，就說：『嶺兒，你還是走吧，聽風兒，咱這又吃緊啦！』

果然，嶺兒回隊沒幾天，他家那兒，就又讓國民黨佔啦。嶺兒心裏不斷的想到：我娘不定

噫活着哩？

敵人的砲聲越來越近了，大火團子，眼看着往這邊颳，他兩隻手緊緊的攥着槍桿子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來吧！這會不是那會啦！咱不是綿羊，咱手裏拿的也是槍……』心裏一陣子一陣子的起急。像那火苗子就燒在他心上一樣，他埋怨着：上級噫還不下命令呢？

正這會，他們班小劉子來喊他：『嶺兒，撤崗，隊伍出發啦！』

他一溜烟跑下去，攆上小劉子。一邊跑一邊問：『噫樣？蔣介石還跟咱們「和平」不？』小劉才十八歲，胖乎乎的，紅紅的小臉，真是孩子樣兒。他在家唸過幾年書，到隊上也挺愛學習，懂的道理不少，說話又心直口快，他說：『他要打，咱就打，咱紅軍游擊隊哪會都沒怕過他，這會好幾百萬，還能怕他！』

嶺兒說：『不是「打就打」，對敵人你得摸透他的秉性，你不吃他，他就吃你，別看他沒法兒的時候，跟你晃晃尾巴，他那也還是想吃你……』

兩人一邊跑一邊略略吵。嶺兒想，這會大砲響啦，是個機會，總願意多說兩句，讓小劉知道，敵人到底是個啥東西！可是小劉子這人，臉皮挺薄，他覺着嶺兒是揭他的短處哩，挺不耐煩的說：『這我還不懂！打也好，和也好，反正欺侮咱，咱不幹！』

嶺兒瞧見小劉子的臉色一紅一白的，就覺着自個這方式也有點不對，一個新同志，他那

覺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提高，他連仗還沒打過，也難怪；再說小劉子進步也不算慢，嶺兒心裏挺喜愛他，粗脖子紅臉的，這像啥樣？他一瞧小劉子個兒那麼小，揹的東西挺多，就趕緊攆了幾步，把小劉子的十字鎬拿過來說：『我替你揹上，咱走快點。看，瞧見咱們隊尾啦！』

二

部隊沿着烟塵滾滾的公路，冒着傍晚的大風沙，急行軍繞過敵人的封鎖線，向着蔣匪四十七師盤據的黃莊，前進了。

第五連陸連長，一個矮胖的人，他一邊走一邊辨別着敵人的砲聲，這砲聲是十分激烈的。他雖說是個久經戰鬥的人，但是像這樣激烈的砲聲，也是不常聽到的。

他那隻受過傷的、一遇到颶風下雨就發酸的胳膊，又酸痛起來，像是在跟他報告着：一九四一年二月，他在新四軍的時候，在皖南茂林地區，國民黨曾以這樣的砲火，轟擊過他們，他的胳膊，就是那時候負傷的。

這個舊念，在他腦子裏閃了幾閃，就又去考慮這次的戰鬥問題啦！

隊伍搶着風前進，撐不住身子，就能颳個跟頭。嶺兒覺着往前邁一步，腿上就像墜着塊石頭。臉蛋兒被風吹得像刀割似的，天氣這麼冷，腦門子上冒着熱氣，眼眉上掛着白霜。他

拚命的往前走着，但是腿脛也邁不出去，想把棉褲脫下來，走得輕快一點，可是哪有時間呢？你提一提鞋子，都會掉隊的。他只恨自己腿短。

在他後邊的小劉子，剛出發那會，精神頭倒挺旺，這會，越走越搭腦袋啦。嶺兒一看小劉拉的距離太大，他自個雖說也累，可是看見別人掉隊他就着急，他說：『把背包也給我，咱別掉隊。』

小劉是個熱臉子人，出發那會，班裏要替他帶東西，他說啥也不，他頂怕什麼事兒拉在別人後邊。嶺兒搶過他那十字鎗，他沒法奪回來，背包，當然他不能給啦。他說：『我不累，別把我當互助對象！』

『那你脛拉距離呢？』

小劉子沒有回答，其實，他也真不是因為累才拉了距離，是他腦子裏，光顧得琢磨事兒啦，他想來想去想不通，就擰上去小聲的問嶺兒：『咱是打呀，還是撤呀？』

『打嘛，哪能撤呢！』

『敵人在南邊，咱一勁往東走，這……』

嶺兒給他解釋着：『這又不是打交手仗，撲上去來個面對面，就是打交手仗，也還有個招數哩！脛個打法，咱上級有計劃。』

『咱眼門前就是敵人，還非得到遠處打去？』

嶺兒一想，小劉子就是這一片的人，光知道那村名兒，可不知道在哪一彎。他回想起自個剛參軍那會，思想上也有點戀家，倒不是想回家過日子，總是希望先把徐長富這老地主搞了，再去打別處，心裏就鬆分了，可是偏偏就不是那麼回事。他們那縣城沒打下來以前，縣大隊打過幾次他們村的據點，都碰回來啦，等着大部隊一打開縣城，他們莊子的據點，自個就撤啦。就說眼下吧，他們縣是解放啦，可是蔣介石還沒消滅，解放了還不是又丟啦，他對小劉子說：『打遠處的跟打眼門前，是一個目標。』

小劉子懂得嶺兒這話的道理，只是一想到他的家，就不由得要回頭望望。離着那大火越來越遠了，這會兒，只是瞧着那半邊天，都是混沌沌的，那兒就是他的家。

天黑下來的時候，部隊行軍的距離，跟的就更緊了。一陣風颳過去，從後面傳來了一陣馬蹄聲，隊伍都自動的向一邊跨了跨。馬上的人問着：『是五連嗎？』

這是個熟悉的聲音，戰士們一聽，都知道是李營長。嶺兒趕到跟前，正聽到他跟連長說：『我們已經繞過了敵人的封鎖，快到黃莊啦，部隊要保持靜肅！』說完，他跟往常行軍一樣，把馬一打，又跑到別的連去巡視了。

『快到黃莊啦！』嶺兒聽到這句話，兩條腿一點也不知道累啦，光顧得去琢磨：連長會

不會給我們突擊任務呢？很可能，我們二排是戰鬥模範排，再說，我們早有話在先了，向連長要求過。

他又想到，連長會不會讓我參加突擊組呢？可能，我投彈能投五十米，我打過仗，可是他會不會考慮到，我才入黨十幾天，還是個候補黨員，怕我完不成任務呢？也許他這麼想吧！

他還想到：不管上級怎麼考慮吧，反正連裏的具體任務還沒下來哩，要馬上跟排長再要求，我的意見提在前頭，就是按先來後到，也得輪着我呀！想着想着，他就從隊列裏往前趕了幾步，跑到二排長跟前，正要開口說話，二排長對着他的耳朵，小聲的說了個『靜肅』，把他滿肚子的話都堵住了。

二排長平時就頂喜愛嶺兒，從嶺兒到了他們排，他瞧着這孩子就跟那春天的小苗兒一樣，眼看着他長。才來那會，連槍都不會使，這會兒，各方面都拔尖。他還想到那次支部大會上，有人批評嶺兒不活潑，他想站起來替他辯駁：這又能算什麼缺點呢？可是他又一想，正是因為大夥都喜愛他，大夥都像培養一棵小樹一樣，願意讓它長得更隨人願。

會後，嶺兒跟他說：『這會我比在家裏活潑多啦，咱打十歲上就給人家受苦，哪有心情兒要笑呢！到了革命部隊裏，我才一天天的，知道什麼是個快活啦！』

嶺兒那顆心，在二排長眼裏，就像是水晶做的，他剛才想跟他說的話，沒出口，他也明

白了。

部隊開到黃莊附近，幹部們去營裏接受具體任務了，戰士們作着戰鬥準備。這會兒風雖說沒停，月亮兒可是上來啦。影影綽綽的看見嶺兒跟小劉子。

在樹底下綁炸藥包，草繩子吃啦吃啦的響着，兩人還一個勁叨咕：

『五公斤太小，再着上兩塊……你放了幾個雷管？』

小劉說：『一個。』

嶺兒說：『不行，頂少也得着上仨。你得準備着，要萬一瞎火一個了，也落不了空。』

『對！倒是有經驗。』

『我也沒大經驗，我總是想，對付敵人，就得狠着點，能過點火，也別半生不熟。』

三

陸連長給部隊傳達任務說：『我們五連，是主攻方向的突擊連……』他又特別提出：『因為我們插到了敵人後方，對地形不熟，又是夜間，我們砲火，不易完成掃除障礙的任務，所以爆破組的任務，就特別重要了。』

講完，二排長把他的一排人帶出去，分配具體任務：『我們排是連的突擊隊，爆破組……』

嶺兒往前湊了湊，聽着叫誰的名字，二排長說：『嶺兒、陳子強……由嶺兒任組長，在突擊隊先頭，破壞敵人障礙，開闢衝鋒道路。』

小劉子一聽沒唸他，馬上覺着自個比別人矮了半截，着急的問二排長：『我是俺們班爆破組的，爲啥沒我？』

二排長一時想不出什麼理由，不讓小劉去，主要是覺着他年紀小，經驗少，不願意這麼使用他，但是小劉子挺要強，不答應他，真不好解決，請示了一下連長。陸連長考慮着：雖說他沒經驗，可是經驗是幹出來的，打仗，總得有個頭一遭。就說：『叫他去鍛鍊鍛鍊也好，可是別叫他扛炸藥。』

小劉子站在嶺兒旁邊，這兩個不相上下的小伙子，都達到了目的，心裏樂的不行。

分配完任務，嶺兒跟二排長，去看接近敵人的道路。他們爬在地邊上，只能看見敵人城牆上堡壘的黑影，一陣風颳過去的時候，可以看到鐵絲網的木樁子。二排長說：『敵人有兩道鐵絲網一道鹿砦，靠城牆根是地雷羣，……任務可夠艱巨的……可是你們要完不成這個任務，咱就談不到攻城。』

嶺兒琢磨着前進的道路，把他的計劃，跟排長說了說，排長說：『我同意你的計劃，不光是勇敢，還得有辦法。你們要能作到：不讓敵人過早發覺，不至於讓咱們的火力過早暴露，

那就最好啦！』

嶺兒考慮了一下說：『好吧！今個這風，不能光讓它給咱增加疲勞，咱得利用利用它。』他計劃着：利用風聲，接近敵人。

陸連長看了看他的夜光錶，爆破組要出動了，嶺兒帶着他的爆破小組，扛着炸藥包，提着掃雷使的大長竿子和破鐵絲網的大砍刀，就要開始前進。

二排長一手拉着嶺兒，一手拉小劉子囑咐着：『可千萬注意利用地形，鬧不好，就要影響戰鬥任務！』

介紹嶺兒入黨的郭指導員，拉住他的手說：『嶺兒，你是十月二十四日入黨的。』

嶺兒回答着：『指導員，我記着哩！』

陸連長、郭指導員、二排長，望着他們疏散開來，順着一條小稜坎，彎着腰前進了。最前面那個扛炸藥包的，就是嶺兒。

正如嶺兒的願，風是從敵方颳來的。敵人在城頭上大聲咳嗽，都可以聽到；我們的行動，敵人却不易發覺。只是敵人不斷的打冷槍，怪討厭的。

通過了一道小稜坎，第一道彎彎曲曲的鐵絲網，出現在面前了。

嶺兒一看，那渾身都帶刺的鐵絲網，密層層的，連個老鼠也爬不過去。他看了看沒有電

瓶，知道不是電網。用手摸了摸，鐵絲有綠豆那麼粗，要使大砍刀，至少也得十刀八刀，才能開出個缺口；但是這兒離敵人不過百十米達，大砍刀一響，十下八下，敵人哪能不發覺呢。

小劉對着嶺兒的耳朵說：『炸它狗日的。』

嶺兒說：『這才是頭一道，哪能炸呢？』他給陳子強使了個記號，告訴他：拿小鉗子搯。

小劉他們兩個，也都掏出小虎頭鉗子，咯嘣咯嘣，沒兩分鐘，這鐵絲網就跟個破籬笆似的裂開了。

再往前爬，城牆上敵人說話都聽到了。也不知是哪個倒霉鬼，正在那兒挨熊哩：『你還要腦袋不要，那共產黨說來就來。奶奶的，再打瞌睡，老子從城上把你推下去！』

嶺兒跟小劉，又想笑又不敢出聲。心裏想，老子早來啦，等一會捉住這狗日的，瞧瞧他是個啥熊樣呀！

又往前爬了一節，隱隱約約的看到了第二道鐵絲網，這是最後的一道。據說，這後邊除去地雷，就是城牆根了。爲什麼突然間，陳子強向他們擺手，要『停止』呢？

原來是發現了地下有精細的小鐵絲，這是地雷線。那道鐵絲網和鹿砦，還在地雷羣後邊哩。要通過地雷羣，把炸藥送到鐵絲網跟前，那可不是件容易事。

嶺兒想先掃雷，等地雷響了以後，再去炸鐵絲網；又想到，地雷一響，敵人會馬上發覺，幾